

管子

婦葉山房發行

管子卷第二十二

明吳郡趙氏本

事語第七十一

唐司空房玄齡注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按委委積
也無食則
人欲圍而
取之脆不
堅也衝衝
車也城不
堅則人思
毀之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壞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締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毆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

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男小女也。止其大月也。數鹽百斤也。

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令鹽之重升加分。

釜。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黍。為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

疆。釜五十也。合為疆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疆。升加一疆。釜百也。

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

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謂大男大女而食鹽者。之口。開口。禺筭之商。日二

百萬。禺筭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

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

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

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

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為。今吾非籍之

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

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已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

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

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

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置號。今天給

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置號。今天給

之鹽。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

若其事立。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鉏。若其事立。大鋤謂之行服連。聲名所以

挽羊昭反輦居玉反者大車必有一斤一鎚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

下無有令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錘而取刀

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錘而取之

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為耜其餘輕重皆

准此而行其器彌重然則舉臂勝音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

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雖鹽於吾國

有鹽而耀於吾國為售耳金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金當十錢者吾

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

而羅之金以百錢也錢之類也此人用之數也皆為人所有而

推猶度也此皆為我用之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

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

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采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

按後輕重
之作租籍
君之所宜
得也正籍
君之所彊
求也此有
缺誤

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租籍者。在工商。曰租籍。所以彊其兩反。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誦與屈同。屈窮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寵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取什。愚者有不贖本之事。贖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銀。銀籌也。丁方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

畝之數矣。計本量委。

委積也。

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

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

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

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

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

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

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

擅其利。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匱乏。

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餘。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

君雖墮本趣耕。

本謂務農。趣讀為促。

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

乎。

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

歲適美。則市糴。無子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金十緡。而道有餓民。然則豈

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糴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

物適賤。則半力而無子。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

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

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

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橫

古莫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經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經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械器種饌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得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

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

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

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使以田畝籍謂之

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蓄家

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

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太女食三

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

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半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

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其利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當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

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當歛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

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

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

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

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拒

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

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乘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懼圍阻。千乘

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

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纆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藏殫於

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

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

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

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十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清月
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_{音虞}氏金起於汝漢
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
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
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
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
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
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
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
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

萌民也
橫音晃

一本作上
且音猶

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橫古莫反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栢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藉於財物不藉於人敵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眾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眾小家寡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請為子什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於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貨家曰上且修游

隆一本作除

之字衍

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為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貨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衆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

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

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

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

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

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

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未起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要焉則豪人大費不得擅其利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

寵纍箕勝贏肩糗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貴之家皆假之械器勝贏肩糗公衣

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於耕事夏十日不害

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為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貨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瑱之牛馬。滿齊衍。請毆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毆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橫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貨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貨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為柴。植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園以上為棺。柳之奉。柴植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柳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

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非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檀章延反
康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為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檀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禹以厯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堊凶旱水洄。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靖千見反。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

字疑有誤

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筭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於數。筭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閒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筭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筭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有量。國無筭。桓公曰。善。今欲為大國。大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筭。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筭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筭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

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親；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眾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則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養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菜百果，使蕃長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憊而善。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毆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

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
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為未教。詩記人
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棟。筆永反說
丈與柄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棟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
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
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
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
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
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
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
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
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此檢數百里。